

二 十 世 纪 国 学 丛 书

G257
16

目录学研究



汪辟疆 著

4

二十世纪国学丛书

学术顾问 王元化

编 委 陈引驰

杨 扬

傅 杰

本册编校 傅 杰

目录学研究

汪辟疆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目录学研究/汪辟疆,傅杰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0. 10

(二十世纪国学丛书/陈引驰, 杨杨, 傅杰主编)

ISBN 7-5617-2157-9

I. 目… II. ①汪…②傅… III. 目录学-研究
IV. G2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4654 号

责任编辑 夏 玮

封面设计 陆震伟

·二十世纪国学丛书·

目录学研究

傅 杰 校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长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4 字数 140 千字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1-3500 本

ISBN 7-5617-2157-9/K·175

定价 15.00 元

序

本书内凡存目录学论著共六篇，皆历年在中央大学与诸生讲习所得者也。目录学既为治学之门径，而近时高级中校以上学校，多列为必修科；学子重视，几埒国文。膺斯讲席者，每苦无专书以供教程；于是辄取《汉书·艺文志》或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录》等，用代教材。教者既因循而惮改作，学者复迷惘而失鉴衡。而校中设立目录学之旨趣与效用，遂失真谛。此学术界所致憾也。窃以目录之学，有本有末：穷六艺之流别，较四部之得失，外以通夫古今学术之卮，内以神其细绎寸心之用，此目录学之本旨也；辟治学之门径，启著录之成规，大之可为通方致远之资，小之足为提要钩玄之助，此目录学之末节也。若夫扬榷《汉志》，寻源而弃流；标举《四库》，崇今而蔑古；举偏遗全，舍本逐末，皆无与于目录之学也。本书论列，虽非目录学之全，然其索录略之渊源，条分合之得失，与夫汉魏六朝间官私著录之钩

稽,宋元明清后丛书类别之更定,所谓目录学之最繁难最重要者,略已灿然备具。导先路而始椎轮,是则本书刊布之微旨也。排校既竟,为书其缘起于此。

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彭泽汪辟疆

目 录

目 录

序.....	1
目录与目录学.....	1
唐以前之目录	14
论唐宋元明四朝之目录	29
附:汉唐以来目录统表*	66
七略四部之开合异同	92
丛书之源流类别及其编索引法.....	101
汉魏六朝目录考略.....	124
附录:读书举要.....	180
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.....	208
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.....	224
编后记.....	257

* 编者按:193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时本表在原目录及正文该篇标题下皆题作“四朝目录存佚统表”,而在表文前则题作“汉唐以来目录统表”,并注明自汉魏迄明末,实不限于四朝。1955年商务印书馆重版本将目录标题改作“汉唐以来目录存佚统表”,而表文前仍作“汉唐以来目录统表”。今均改如后题。

目录与目录学

欲治目录之学，不可不先明目录学之界义。古今人言目录学之界义，亦有数说：

其一，目录学者，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也。古人著书，必有标目，随事立义，则括一篇之旨；因篇命题，则摘篇首之字。^①一书之内，必区分若干篇目，而一书之旨趣乃具。此一书内之目录也。郑氏之《三礼目录》是也。^②书籍既繁，名目益滋，后人乃为之纲纪之，汇集群籍之名为一编，而标题其书之作者篇卷。或以书之性质为次，或以书之体制为次，要皆但记书名；而于其书中之旨趣，不复详加论列。此群书之目录也。刘歆之《七略》是已。后世目录，导源于此。踵事而兴，则进而商榷其体例，改进其部次者，乃得谓之目录之学。故目录之学，乃为纲纪群籍，簿属甲乙，取便寻检而设，非有其他深微含义也。

其二，目录学者，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。目

录不仅为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而设,要必在周知一代之学术,与夫一家一书之宗旨,而后乃可以部次类居,无凌乱失纪杂而寡要之弊。如是,则书虽不传,而后人览其目录,可知其学之属于何家,书之属于何派,即古今学术之隆替,作者之得失,亦不难考索而得。观于汉时刘向、刘歆父子世业,阅年二纪,而始成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之作。^③迄今书虽不传,即就班氏《艺文志》删存其要者求之,钩玄提要,往往一二语即洞明流变,有不待详说而罄然者,非其人之博通古今学术,而又审辨乎源流得失者,则有一书之旨,必不能索其奥而诏方来,则信乎目录学之可贵也。果如前说,但视目录学之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,乃掌故令吏之所优为,而决非目录学者之所有事也。

其三,目录学者,鉴别旧槧讎校异同之学也。纲纪典籍,本重校讎;而校讎之事,则必广征众本,互勘异同。^④古今目录之书,罔不重视,观于班氏《艺文志·六艺略》于《易》类著录《古杂》八十篇,《尚书》类著录《尚书古文经》四十六卷,《礼》类著录《礼古经》五十六卷,《春秋》类著录《春秋古经》十二篇,《论语》类著录《论语》古二十一篇,《孝经》类著录《孝经古孔氏》一篇。汉时诸经,本有古今文之不同(汉时所谓古文今文,其始不过古今文字之各异,亦犹今之古本书与今本书耳。),然必详加著录,不厌重出者;非如此则异同得失,无所折衷。即如刘向校书中秘,每一

书竟，表上辄言广稽众本；有所谓中书者，有所谓外书者，有所谓太常太史书（史有误作夫）者，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者。夫中书与太常太史书，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；外书与臣向书臣某书，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。刘向必广求诸本，互资比较，乃得讎正一书，则旧本异本之重视，盖可知矣。今欲为目录之学，必当标举异书旧槧，以便互勘异同，^⑤则目录乃可宝贵；然非洞悉刊刻源流博闻淹洽之彦，固不足以语此。故百宋千元，详加著录者，非必其人之标新眩异，一再传后，浸失其方，乃治目录学之正轨也。

其四，目录学者，提要钩玄、治学涉径之学也。学术万端，詎能遍识？亡书轶籍，无补观摩。故必有目录为之指示其途径，分别其后先，使学者得此一编，而后从事于四部之书，不难识其指归，辨其缓急。此目录学之本旨也。昔郡斋作志，颜以《读书》；振孙著录，名曰《解题》。发郢刮蒙，由来已旧。晚近所传，如龙启瑞之《经籍举要》、张广雅之《书目答问》，或指示其内容，或详注其板本；其目皆习见之书，其言多甘苦之论。彼其所以津逮后学、启发群蒙者，为用至宏。肩斯任者，然非殚见洽闻疏通致远之儒，不足以膺此大业。故提要钩玄之目录，乃最切实用之目录。而其所以研究此种目录之类分部次与夫取舍得失者，乃目录学也。

综上四说，前人多有遵循其界义，以治目录之学

者矣。今吾人欲从事研究,果何所适从乎?曰:此不可不辨也。夫水必有源,其流则歧;学必有本,因时则变。刘《略》班《志》,目录学之起源;亦即目录学之正轨也。愿后世之言目录者,罔不导源于此,而衍之为数派焉:有目录家之目录,有史家之目录,有藏书家之目录,有读书家之目录。目录之为用不同,故界义亦因之而各异。彼夫但记书名,略存篇卷作者,而为之整齐其类例,详审其出入,因时损益,无泥于前规,本书立论,无取乎偏激;不标辨章道术之旨,自能神其细绎寸心之用。如《汉志》删存刘《略》,厘定类例,而书名之排比整齐,卷篇之记述详尽,俾后人展卷了然,检寻自易。此目录家之目录也。立论必探其源,择言必准诸史;是非同异,具存于叙论,渊源授受,分疏于书名。如《汉志》总序之折衷孔子,《诸子略》分论,推言某家出于古之某官,其流为某家之学;与夫书名下略注授受,如《胡非子》下注云“墨翟弟子”、《蔡公》下注云“事周王孙”之类。分疏虽只数语,而书中旨意,与其学派之所出,略可考见,其可与史传互参,或书或不书,要能与史互为表里。如是则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,本史家志艺文之天职;溺其职者,则非良史。此史家之目录也。若夫鉴别旧槧,考订异同,《汉志》虽启其先,后人踵其制作。故编纂目录,于其书之为宋为元,或批或校,寻行数墨,皆待注明。甚则收藏之图记,题记之年月,分行标

记,纤悉靡遗,徒供鉴赏之资,兼侈收藏之富。追求本旨,非不云广求旧本,取便校讎,实则于其书之宗旨,不遑辨别,徒以典籍为玩好之具;洪亮吉尝目此为赏鉴家,列之五类之末者是已。^⑥是为藏书家之目录。自班《志》分疏大旨于书名之下,而后世“解题”“提要”之作遂多。唐宋以后勒为专书者,如晁公武之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每书之下,详加考证。或述作者之略历,或陈书中之要旨,或明学派之渊源,或定纠纷之异说;他如篇章之真伪,析理之纯驳,亦必反复证明,使承学之士,得所绳准,洵为目录学之巨制矣。然其奋臆见之私,抒悻愤之语,恣乖隔而违大道,如清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之踵例成书者,亦未能免。然体例足以成家法也。是为读书家之目录。其他名目虽多,语其大体,要不外是四者而已。

准此以谭,则目录学之界义,可得而论定矣。如第一说之主张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,则目录家之目录是也。第二说之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,则史家之目录是也。第三说之主张鉴别旧槧校讎异同者,则藏书家之目录是也。第四说之主张提要钩玄治学涉径者,则读书家之目录是也。四者之中,惟藏书家之注重板本,^⑦读书家之重视提要,其体则出于后起,其用则主于一偏,著录虽多,要无当于目录之学。其亟待研讨而说最纷呶者,则史家之目录与目

录家之目录是已。

主史家之目录者曰：刘向司籍，乃别九流；孟坚作《志》，折衷学术。此目录学之可贵也。后人不晓刘、班著录之旨，以为簿录甲乙，但记书名；类例不分，源流莫辨，猥杂烦琐，陈陈相因；而无关宏旨之目录，滥厕著作之林。本此以志艺文，则如刘子玄所谓“凡撰志者，宜除此篇”者，^⑧信非苛论也。唐宋诸儒，多有追溯源流明其本旨，而思有以易之。其能详加商榷，论断明允者，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簿录类论曰：“古者史官既司典籍，盖有目录以为纲纪；体制湮灭，不可复知。孔子删《书》，别为之序，各陈作者所由；韩、毛二《诗》，亦皆相类。^⑨汉时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，剖析条流，各有其部，推寻事迹，疑则古之制也。自是以后，不能辨其流别，但记书名而已。”细玩《隋志》所言，则知推寻事迹，各陈作者所由，在孔子删《书》、韩毛序《诗》以前，早有斯例；向歆著录，疑出于此，一也。目录为典籍之纲纪，贵在剖析条流，各有其部，二也。后世目录，但记书名，不能辨其学术之流别。深识之士，所由病繁芜、惩因仍而思改作，三也。然《隋志》所言，尚在推究本源，明其旨趣，以商榷之态度，明目录学之标准；而目录学为簿属甲乙取便检寻之说，不足信矣。嗣后如宋之郑渔仲氏作《通志》，^⑩于所著之《校讎略》中，乃祖述《隋志》之言，更进而剧论之曰：“学之不专者，为书之不明也；

书之不明者，为类例之不分也。有专门之书，则有专门之学；有专门之学，则有专门世守之业。人守其学，学守其书，书守其类；人有存歿，而学不息；世有变故，而书不亡。”又曰：“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。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。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，是为新出之学，非古道也。”又曰书之易亡者，“由校讎之人失职故也。盖编次之时，失其名帙；名帙既失，书安得不亡也”？渔仲则以学术之盛衰，书籍之存逸，皆视目录之编纂称职与否。其重视目录之学，不翅一学术史矣。清章实斋备论文史，旁及校讎；远承向歆之绪，近绍渔仲之旨。所著之《校讎通义》中，更畅言此旨。^①如曰：“古人著录，不徒为甲乙部次计；如徒为甲乙部次计，则一掌故令史足矣，何用父子世业，阅年二纪，仅乃卒业乎？盖部次流别，申明大道，叙列九流百氏之学，使之绳贯珠联，无少缺逸；欲人即类求书，因书究学。”又曰：“校讎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非深明于道术精微、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与此。后世部次甲乙、纪录经史者，代有其人，而求能推阐大义，条别学术异同，使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，不十一焉。”实斋所论，较之渔仲，益为明快。彼郑章二氏大声疾呼，以辨别学术源流，认为目录之本旨者，盖以目录之学，虽为纲纪群籍，实则明道之要、学术之宗，专乃与史相纬，其体最尊，其任至重。

世人但以目录为部次甲乙者,盖浅之乎视目录矣。

主目录家之目录者曰:郑章所言,乃编述学术史所有事也;而目录之学,固不在此。所贵乎目录之学者,以书为对象,非以学为对象也。以学为对象,而为之条析源流、著为一书者,可谓之著作史,或谓之学术史。以书为对象,而为之部次类居、检考便利者,乃得谓之目录。而其所以商榷其部次,改进其便利者,乃得谓之目录之学。故目录者,为簿录书籍而设,非为辨章学术而设也。郑章之所抗议,乃以书目中所表现之学术思想为对象,而忘目录为记载书籍之簿录,宜其不合也。夫目录之名,见于班书。高密郑氏苦《三礼》之节目纷繁,乃为之提要而辨其次第,亦以目录名篇,所论亦仅及《礼经》之本篇而止,不涉其余,其旨固在资学人之资考而已。班氏草创西汉一代之史,乃取向歆父子之书,删要以志《艺文》。其部次类居之法,允为目录之楷模。徒以附史以行,不能不略具流别,具论得失,其体例则为书目,其用意则固一著作史也。后史不能远绍班氏之业,编志一代之艺文,多取秘阁书目,^⑩填委成篇,与班氏志《艺文》之旨,固有间矣。彼郑章二氏,深慨刘班之学不传,学术之条贯不辨,独抒说臆,本史家志艺文之旨,衡量后世目录之书,其论诚卓矣!岂知目录之学,固在彼不在此乎?

由前之说,则目录学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书,

而非疏通致远之儒，不足以膺此大业，宜乎旷百世而一遇也。由后之说，则目录学为簿属甲乙、纲纪群籍之事，但能因时损益，俾便钩稽，即足以尽目录之能事，宜乎尽人所能胜任也。窃以二说皆可并存，且有相资为用之处。夫目录本以记载书籍为目的，所谓以书为对象是也。既以书为对象，则所谓纲纪所谓簿属云者，并非漫不经意掇拾书名，便可称目录之学。是必有类例之商榷焉，流别之剖析焉；使后人即类以求其书，即书以求其学。是目录固未尝以学为对象，但舍学而徒言目录，则如第二说所谓凌乱失纪、杂而寡要之弊，要未能尽免也。惟条别学术，本属学术史范围；而书籍为学术所寄托，治目录者，自不能不明其条贯，别其统系，庶几部次类居，隐有依据，使后人之览其目录者，不致淄渑莫辨，且可藉此以周知一代之学术概略，与夫一家一书之宗趣，异乎赏鉴家、藏书家之目录也。夫学术有古今之不同，家法亦有门户之各异。治目录而必泥于学术，亦多乖隔而难通。史家本属六艺之支流，而后世则以附庸蔚为大国；诗赋在《汉志》为独立之专类，而后世则以别集总集为尾闾。学异世嬗，已难尽遵。必欲溯学术之源流，尽返之于刘《略》班《志》之旧例；非惟势所不可，抑亦徒事纷更而已。

故言目录学之界义，不明第一说之所主张者，则忘目录为记载书籍之事，而以编纂学术史之天职，认

为编纂目录之天职，而目录之本旨失矣。不明第二说之所主张者，则视目录为尽人所能为，而以纲纪簿录之能事，责之于掌故胥吏之手，而目录学之效用去矣。是必斟酌于二者之间，则目录之学，乃由纲纪群籍范围，而略涉辨章学术范围。质言之，则以目录家之目录，而兼有史家之目录。本此以言目录之学，则前所言不标举辨章道术之旨，而自能神其绌绎寸心之用者，或庶几矣。其界义奈何？曰：目录者，综合群籍，类居部次，取便稽考是也。目录学者，则非仅类居部次，又在确能辨别源流，详究义例，本学术条贯之旨，启后世著录之规，方足以当之。此目录学之界义也。

目录学之界义，既如上述，则吾人研究目录学之标准，当必博稽其源流，商榷其类例，与夫义例之变迁，分隶之出入，皆宜详究。语其大则可通古今学术之卮，语其细则可得著录之准则。而治学之方法，亦将于此涉径焉。

① 《庄子·内篇》之《逍遥游》、《齐物论》、《养生主》等篇，则括一篇之旨也；其《外篇》如《秋水》、《马蹄》等篇，则摘篇首之字也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篇名皆同。

② 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《三礼目录》一卷，郑玄撰，梁有陶宏景注，亡。”垣按《三礼目录》，皆《三礼》篇目，释解要义，且于末必云：“此于刘向《别录》属某门。”如《曲礼目录》云：“此于《别录》属制度。”《檀弓目录》云：“此于《别录》属通论。”《明堂目录》云：“此于《别录》属《明

目录与目录学

堂阴阳记》。”《乐记目录》云：“此于《别录》属《乐记》。”观于此，虽仅释《三礼目录》，然必注明属于刘向《别录》者，则渊源又可见矣。

③ 《汉书·成帝纪》：“河平三年，秋，八月，刘向校中秘书。”又《楚元王传》，向子歆同受诏“讲六艺传记，诸子、诗赋、数术、方技，无所不究”。垣按刘向卒于成帝绥和元年。二年，哀帝即位，诏刘歆典五经。歆于翌年之建平元年，更名秀，上《山海经》表，即用秀名；同年以移书让太常博士，触大司空师丹之怒，于秋被策免，而歆自当以忤执政惧诛，先丹出守于外。然则歆奏《七略》，当在哀帝建平元年之春夏间矣。计河平三年乙未，经建平元年乙卯，前后共二十一年。故应劭《风俗通》，有“刘向为孝成典校书籍二十余年”之语。惟应劭合同歆父子校书之年岁通计，而不及歆。此亦以其父子世业，约略言之耳。实则刘向校书中秘，不过十九年；刘歆继向而典五经，前后不过二年。连向歆父子校书之年岁共计之，方逾二十一年耳。

④ 《文选·魏都赋》“讎校篆籀”句，李善注引《风俗通》曰：“案刘向《别录》：讎校，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谬误为校；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，故曰讎也。”盖所谓校讎者，直欲使书之脱误，从而正之耳。后世校讎，即本于此。

⑤ 近世阮文达校十三经，有所谓单经本，经注本，单疏本，注疏本。谢墉之校《孙卿子》，有所谓影抄大字本，宋本，元刻纂图互注本，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，明世德堂本，明钟人杰本。校勘家最重旧槧旧抄，故清代如卢文弨、顾广圻、秦恩复、黄丕烈诸公，罔不重视。其本此旨趣，以编目录者，遂多以宋槧元钞，而侈其收藏之富矣。

⑥ 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曰：“藏书家有数等：钱少詹大昕、戴吉士震，为考订家；卢学士文弨、翁阁学方纲，为校讎家；鄞县范氏天一阁、钱塘吴氏瓶花斋、昆山徐氏传是楼，为收藏家；吴门黄主事丕烈、邹镇鲍处士廷博，为赏鉴家；吴门书估钱景开、陶五柳，湖州书估施汉英，为掠贩家。”

⑦ 自唐末刊行书籍以后，至宋而大盛，雕槧亦日精，后世藏书